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看一看這世界並非那麼淒涼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望一望這世界還是一片的光亮

——張三的歌——

梅蘭醫生 

——**生命之歌**——
北美行醫故事

AMERICAN SOUTHERN PUBLISHING CO. INC. 1980
美国南方出版社

生命之歌——北美行医故事

梅蘭醫生 ○ 著

叢書總編輯：馬 平
版式設計：侯国强

© 2023 by Li Fa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書由美國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2023年6月DWPC第一版

開本：229mm x 152mm
字數：140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3937638
美國國會圖書館預編目號碼：2023937638

國際標準書號 ISBN-13 : 978-1-68372-541-1

總序

願您像喜歡《華人》雜誌那樣
喜歡我們的《華人》系列叢書

此刻，2021年的金秋十月，陽光一片燦爛。作為“美國《華人》雜誌叢書”總編輯，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十月，對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2001年的十月，我在美國創辦的《華人》雜誌恰巧在我生日那天推出。我的居美生活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二十年來，每月一期雜誌的出版，每期一位封面故事的訪談、寫作，讓我與眾多傑出的美國華人近距離接觸，從他們那裏，我學到太多的東西。我一直認為，創辦雜誌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這麼多優秀的朋友，我為每一位封面人物驕傲，以為他們做點什麼感到無比自豪！

二十年來，因為雜誌，我和上百位優秀的作家相識相知，他們送給我的文章篇篇精彩。他們無私的支持，是每期《華人》得以順利出版的可靠保證，是做好《華人》雜誌的堅強後盾，更是《華人》吸引眾多讀者的精神食糧。因為有了這些真心支持雜誌的作者，《華人》成為一份最真實地反映美國華人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二十年來，為了能給華人下一代健康成長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我和我的團隊為孩子們創辦了《華人新一代》雜誌，組織了美國華人青少年交響樂團，培訓了一批批小記者小編輯，每年舉辦大型的“美國華人青少年藝術節”。能把孩子們聚在一起，向廣大讀者展示他們的精神風貌，深感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也因了他們更有意義。

2021年的十月，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圖書館收藏了《華人》二十年的雜誌期刊，除放在圖書館讓更多的人閱覽，同時也做成電子版放到網上，擴大了《華人》雜誌閱讀和收藏的交流平臺。

二十年了，本來我們計畫舉辦一些活動，包括“與《華人》封面人物有約”的封面人物、作者、讀者的大型聚會、專題朗誦音樂會、華人青少年交響樂團專場演出等，來做個紀念，都因為疫情未了而統統取消。於是，便萌生了出版系列叢書的想法。

出版叢書的好處，是把每期發表在《華人》上的封面故事、文學佳作等，分門別類集中起來，以書籍的方式正式推出。通過這個新的平臺，來展示旅美華人的奮鬥故事、旅美生活、對這個第二故鄉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也系統地把我們雜誌二十年來的精彩內容再次呈現給廣大讀者。

《華人》雜誌二十年來，本著“鼓吹進取精神、宣揚傳統美德、聯絡鄉情親情”的宗旨，以“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為辦刊原則，與海內外讀者分享生活在美國各個領域的華人的故事，成為美國境內唯一一份以“華人”人物為中心內容、為所有華人讀者提供資訊的綜合性中文期刊。

《華人》雜誌系列叢書將以同樣的宗旨，同樣的辦刊原則，讓海內外的華人朋友，近距離地瞭解我們在美華人的真實生活——我們青年人的崛起和感受，我們老一輩的處境和心情，我們下一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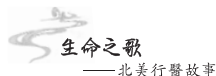
總序

成長和彷徨，我們在美國的喜怒哀樂……

美國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她給我們華人提供了相對平等的機會，提供了通過奮鬥去實現自己價值和夢想的可能性。她督促我們不斷學習，永不言棄，去迎接一個又一個挑戰。我們根系故國，也熱愛美國——這個移民的大熔爐，我們的第二故鄉。

叢書即將從 2021 年 10 月陸續出版。我們準備分為三個系列先行推出，即“美國《華人》雜誌系列叢書·封面人物專輯”、“美國《華人》雜誌系列叢書·文學佳作專輯”和“美國《華人》雜誌系列叢書·華人新一代專輯”。願所有的朋友們，也像喜歡《華人》雜誌一樣，喜歡我們的《華人》雜誌系列叢書。

美國《華人》月刊雜誌發行人
“美國《華人》雜誌叢書”總編輯 馬平
(2021 年 10 月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自序·《生命之歌》

梅蘭醫生

作為八十年代中國醫學院的畢業生，我很幸運，十年後，在北美做了一名執業婦產科醫生。北方小城出生的我，小時候並沒有想學醫，最感興趣的是看雜書和四處旅遊。自從我入了醫生這一行，照顧了數不清的病人，迎接了數不清的新生命。我漸漸明白了中國那句老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裏路不如閱人無數”。原來，每個人都是一本書，只要讀進去，就會看到奇妙的景，領略不一樣的景。

開始寫作，源於偶然。那是個普通的春日，我在門診遇見病人克莉絲和她的雙胞胎早產兒。母子三人為生存作出的努力，百折不撓的勇氣，使我驚歎於生命的偉大，造物主的神奇，並在那個夜晚，萌生了寫作的念頭，想讓自己被感動的心靈，找一塊寄託存放之處。

於是有了第一篇短文《在北美行醫的故事——頑強的小生命》。

從那以後，每當忙完一天，我會把白天看到的風景記下來，讓生活中的點滴，順著指尖，化為蝌蚪樣的文字，這於我，似乎有種冥想的作用。

積攢了幾年，就有了這本小冊子。

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又是初寫，我知道自己文筆幼稚，看問題的也可能以偏概全。但這裏收藏的，是一位醫者真實的感悟，和



自序

對生命從瞭解，到敬畏，到讚美的心路。

正如一首歌所唱：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看一看這世界並非那麼淒涼

我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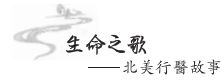
望一望這世界還是一片的光亮

夜已深，我敲進最後幾行字。舉目窗外，月光如水，春天的園中，
花開滿樹。

梅蘭醫生

2023年2月於聖地牙哥

(本書根據個人和同事臨床經歷綜合寫成，人物和情節皆為虛構。)



生命之歌

——北美行醫故事

目錄

001 / 第一集·北美行醫故事

002 / “無心插柳”進婦產科

007 / 難忘的第一天

011 / “菜鳥”與“天鵝”

014 / 無腦兒的尊嚴

016 / 又一個小生命誕生了

019 / 做母親的福分

021 / “老甜心”露西

023 / “明知山有虎”

027 / 急診室裏驚險的一幕

031 / 令人擔憂的“少年媽媽族”

036 / 茉莉（上）

040 / 茉莉（中）

042 / 茉莉（下）

046 / 一失手成千古恨

050 / “三進宮”

053 / 女人的眼淚

057 / 今晚，我們的孩子在哪里？


060 / 另類的“虎媽”

063 / 人生如戲



目 錄

- 067 / 其實不想走
070 / 更年期的卡琳娜
074 / 一場生死較量
079 / 最甜美的點心
082 / 一只“漏船”
086 / 愛心來陪伴
090 / 選擇
092 / “懸崖邊”的嬰孩
096 / 告別小傑克遜
098 / 幸福的昆佳
100 / 病房裏的音樂之聲
103 / 落日浮雲
108 / 語如春風
111 / 新年迎接的第一個嬰兒
113 / 受傷的醫治者
115 / “草裙舞後”的夢想
118 / “哪兒有工夫生病？”
122 / 醫學是科學、還是藝術？
125 / 聆聽就是愛
128 / 好事成三
130 / 手術前的一場對話
134 / 戰勝抑鬱症的女孩
137 / 做自己喜歡的事
140 / 獨立日誕生“小龍女”



生命之歌
——北美行醫故事

- 143 / 癌症，改變了她
146 / 感恩節的一段經歷
149 / 活在疼痛中的女人
152 / 五十歲，人生的新起點
155 / 最浪漫的事（寫於情人節）
158 / 為愛放棄的母親
161 / 是什麼，讓她變了一個人？
165 / 印度醫生的一個秘密
169 / 由王醫生槍殺案聯想起的
172 / 我認識的另一個王醫生的遭遇
176 / “俺要自然分娩！”
180 / 邁克和他的“郵購新娘”
185 / 【診所的事之一】優雅地老去
187 / 【診所的事之二】溝通是一門藝術
190 / 【診所的事之三】“沒心沒肺”了咋辦？
193 / 【診所的事之四】護士蒂莎
196 / 【診所的事之五】工作中的朋友，貝絲
198 / 【診所的事之六】生命的瞬間
——為一位叫格蕾絲的女孩祈禱
200 / 【診所的事之七】一群愛美的女醫生

203 / **第二集·小說和隨筆**

204 / 不該出生的孩子



目 錄

- 210 / 你的眼神
215 / 斷指
220 / 路嘉與安娜
225 / 會裝蒜的負鼠
229 / 一只螢光圈
232 / 常青樹
236 / 玫瑰色的美國夢
241 / 雪地漫步
243 / 自然的胸襟
245 / 俯下身 聽花開的聲音
247 / 點綴歲月
250 / 沙漠裏的一棵樹
 ——我讀《玻璃城堡》
254 / 我讀《The Notebook》
257 / 紙鳳凰
 ——我讀《Fahrenheit 451》
261 / 潔白的茶花
 ——我看歌劇《茶花女》
265 / 好詩像一位大家閨秀
 ——夜讀朱光潛
269 / 抑鬱症，健康的殺手
 ——由王慶根自殺想到的
272 / 三月春光好讀書
275 / 有感於一位醫生的不幸病逝
277 / 動物、天災和人



生命之歌
——北美行醫故事

- 280 / 有關 Whitney Houston 的記憶
282 / 父親節話父親
286 / 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288 / 【親子篇】種族偏見
290 / 【親子篇】兒子青春期的困惑
293 / 【親子篇】和兒子一起去“春晚”
296 / 【家庭篇】歡樂的慶功宴
298 / 【憶童年】三角錢
301 / 【憶童年】一本連環畫
304 / 心裏的月光
306 / 聖地牙哥，理想的家園

308 / 致謝



第一集
／
北美行醫故事



“無心插柳”進婦產科



幸運每個月都會降臨，但是如果你沒有準備去迎接它，就可能失之交臂。

來北美近二十年，其中三分之一時間在加拿大，三分之二在美國。若問自己哪段日子是最刻骨銘心的，怕要數做住院醫四年了。最近網上幾篇關於住院醫面談的文章，無意中吹皺我心中早已平靜的一泓秋水。曾經有過的痛苦與艱辛，喜悅和收穫，漸漸在眼前變



得清晰起來。我想，趁著還有印象，把這段寫下來吧。雖然，我的情況沒有代表性，或許幫不上別人的忙，但畢竟，它記載了真實的感受，和一段難忘的人生經歷。

在上個世紀末的北美，似乎每個國內來的醫學院畢業生都在準備考Board——美國醫生資格考試。我也是這個“鯉魚跳龍門”大軍中的一員。

研究生畢業時，我的大孩子降生。抱著3個月的幼子拍完了畢業典禮照後，本該喘口氣的我，因年輕氣盛，不滿足，馬不停蹄地開始在家復習考Board。寒窗苦讀半年，以高分通過第一、第二部分，下麵開始申請住院醫。

但情況並不是如想像般簡單。當時我住在加拿大，沒有綠卡，這對申請美國住院醫很受影響，因為少有醫院幫辦H1簽證。我只好以TN（北美自由貿易）簽證申請到美國做博士後，用工作機會辦身份。

當時，我的“曲線救國”之路還包括取得臨床經驗，以有助於住院醫錄取。我醫學院一畢業就出國，沒做過臨床。但從小喜歡和孩子打交道的我，從大學起就立志做一名兒科醫生。所以，我選擇進了一家常春藤校附屬醫院小兒科，跟系主任做基礎及臨床研究。

系主任Dr. Freedman是個小巧玲瓏的猶太女性，四十出頭，金髮碧眼，精幹而和氣，臨床水準很高。做研究的事，她基本交給男醫生下屬Dr. Weiss全權代理。

Dr. Weiss和系主任年紀相仿，長得一副中東猶太人模樣，中等個，眉髮又黑又密。我大部分工作時間都和Dr. Weiss在一起。如同大多數猶太人，他聰明又精於心計，幾乎每天嘴裏都冒出新的主意。我開始被唬住，後來觀察下來，發現他有些華而不實，不著邊際，便坦率地適時指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建議。

他驚訝於我的感想敢說，不過倒也欣然接受了。我們共同努



力，反復研製，終於開發出一個準確記錄動物胚胎心電圖的辦法，並用於藥物試驗，寫出了論文發表。

我們的合作關係一直很融洽。Dr. Weiss對中國情有獨鍾。聊天中得知，他母親出生於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日本侵華時，一家人曾被日本人關在集中營裏六個月，吃盡苦頭。講起這些，他的語氣就有些義憤填膺。

兩年過去，博士後合同到期。在系主任Dr. Freedman幫助下，我綠卡拿到，二兒子也出生了。我打算申請兒科住院醫。

Dr. Freedman瞭解到我的想法，爽快地把我舉薦到本市一家醫院。雖說那家醫院不附屬藤校，但也小有名氣，能進去是我夢寐以求的。我把申請遞過去，很快收到面談通知。

我來到那所古色古香的醫院，見到Dr. Freedman的同學，兒科主任兼program director。面談進行得很順利，他告訴我：有Dr. Freedman的強力推薦和他本人的印象，可以拍板，和我簽署一份pre-match offer。換句話，只要我答應，住院醫的位置今天就算敲定了。

天吶，都說美國申請住院醫難，要過五關斬六將，難道我這兒憑空掉下一個大餡餅？

趕快藉口出去和LG通了電話，那頭LG興奮地對我說：太好了，馬上簽！口氣聽起來生怕“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似的。

我不敢怠慢，放下電話就去簽了offer。

晚上，我們一家出去吃了頓大餐慶祝。幾天過後，我在實驗室見到Dr. Weiss，興高采烈地告訴了他我被錄取的消息。

我迷惑不解的是，Dr. Weiss聽了一陣沉默，更沒想到他下面的幾句話，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他若有所思了一會兒，看著我說：“梅，我認為你不適合做兒科。”



“哦？為什麼？”

“因為你更適合進手術科，例如婦產科。我見過你做動物手術，並且，你的個性……”

他頓了頓，接著說：“我自己是兒科大夫，瞭解這行，做的多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一天到晚忙著寫處方的事情。而婦產科，有手術、門診、接生等不同的類別，對你會更具備趣味和挑戰性。”

“可是，我喜歡和孩子在一起。再說，我這樣的外國畢業生，能進得去婦產科麼？”當時婦產科專業的錄取，外國畢業生只占總數5%。

“生病的孩子，又吵又鬧，就沒你想像的那麼可愛了。我看你做婦產科更適合。想做的話，我會盡力幫助你。”

接著，Dr. Weiss向我透露：他即將搬到外州一家州立大學做正教授，想把我一起帶走，好協助他完成一個做了一半的實驗。作為酬謝，他提出幫我申請去那家醫院婦產科做住院醫。

這番話，讓我陷入矛盾。我做研究生時的課題之一是妊娠高血壓，有機會接觸婦產科醫生。知道婦產科比兒科難進，因為是手術科室，工作機會好，收入較高；但住院醫訓練很辛苦，將來行醫壓力也大。

我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由於沒有親戚幫忙，一直在請保姆照顧。我實在不想讓家人跟著受苦，感到顧慮重重。

關鍵時刻，還是LG一錘定音：去做吧，能在美國當上婦產科醫生，機會難得，我支持你！LG這點不錯，有自信，總希望我好，而且說到做到。

就這樣，我申請了那所州立醫院的婦產科。真是無巧不成書，我在加拿大的研究生導師，一年前換工作到這家醫院的婦產科。據說Dr. Weiss和我的導師均寫了很好的推薦信，面談的幾個醫生因喜歡科研，也同我有一見如故的感覺。所以，系裏內定時，我被告知



排名很靠前，肯定能被錄取，只要象徵性地過一下Match即可。

於是，我回去辭了那家兒科的位子，在幾個月後，滿懷憧憬又惴惴不安地和家人搬到了Y市，開始了漫長而激動人心的住院醫生涯……

雖說人生有很多時候是有意栽花花不開，我卻這樣“無心插柳”地做上了婦產科住院醫。儘管當初選擇這個專業時，本意並不是冠冕堂皇的“為天下女性謀福利”，但幹一行愛一行，我已經徹底喜歡上自己的職業。只是如今偶爾見到病人帶來的小孩，我仍會喜形於色地俯下身去逗他們玩兒，分給些糖果玩具之類，算是滿足兒科大夫未竟的心願。

記不清誰說過：當運氣向你微笑時，趕快擁抱她。每當回憶起申請住院醫的過程，我常常感歎：自己相貌才智均無過人之處，憑何德何能榮獲幸運之神的青睞？

想感激的人很多，Dr. Freedman，Dr. Weiss，導師，家人……，但我總覺冥冥中，還有一隻神秘的手在悄悄拉著我。

於是，我告誡自己：要以加倍的用功，回報那些幫助過我的人，和那份來自上蒼的恩典。



難忘的第一天



美國住院醫四年，是對自己人生的重塑。儘管往事像舊鏡子一樣，已在記憶角落裏積了灰塵，但稍有觸動，便被擦亮，清晰再現。

最近回當年受訓的大學醫院聽講座，是關於“鎌狀細胞性貧血”的。這是個遺傳性血液病，患者以黑人居多。



人體紅細胞是造血的工廠，正常紅細胞是圓餅樣，因為基因變異，變成細長的鐮刀狀。這樣的結構不穩定，易破碎，造成輸氧的困難，嚴重了會導致血管栓塞，甚至死亡。

聽著講員臺上這番介紹，我突然想起十幾年前，頭天進病房遇到的一件事。

……

那是個炎熱多雨的夏天。我剛進這所州立大學醫院，醫院建在市區，重病號多，工作十分緊張。好容易擠進住院醫窄門的我，除了年紀輕、願吃苦，臨床經驗幾乎是一張白紙，不知前面等待自己的將會是什麼。

美國醫院，主要是靠住院醫生具體運作。第一天進大學醫院的產房，本著“早起的鳥兒捉蟲多”的古訓，我4點鐘起床，5點不到就進病房，跟著高年級住院醫查房、寫病歷，管產婦，學接生，腳不沾地，到下午3點了，還滴水未進。

腰間新配的傳呼機響了，病房護士找人檢查剖腹產傷口癒合的情況，高年級住院醫忙，就打發我先去。

產房和病房中間隔條長廊，燈光不亮，很安靜。又飢又渴的我，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疲軟乏力。

此時，通往病房的大門“撲通”打開，跑出位高個護士，仿佛魯迅筆下的“豆腐西施”模樣，岔開雙腿，一手扶著門，一手衝著我直揮：快來啊，我這裏急需醫生！

我有些發懵：出什麼事了？

她像撈到根救命稻草，拉上我朝一間病房飛奔：快跟我來，我管的病人心跳突然停止。

我腦袋一“嗡”：糟糕，人命關天，可自己還沒來得及上“心臟急救課”吶！

我連忙對護士說：快去廣播裏呼人吧，我、我還是新生，不太



懂救生。高個護士狠狠瞪了我一眼：早派人去找了，你不是碰巧在跟前兒嗎？

我三步並作兩步進了病房，見冰涼的地板上，躺著位腹部小山一樣凸起的黑人婦女，臉色死灰，四肢攤開，似乎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我隱約記得些以前學過的急救動作，就和護士蹲下來，進行心臟擠壓。一下、兩下、三下.....一分鐘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我的手開始發抖，額上也滲出汗來。這時，醫院的急救隊，包括麻醉師、內科醫生等趕來了，大家七手八腳，上起搏器、插管、藥物等，搶救半天，仍未復蘇，最後只好宣佈病人死亡。

剛進門的當班產科主治醫喊：母親不行了，我們搶救胎兒吧，快把手術刀拿來，準備做緊急剖腹產！高個護士接話說：醫生，別看她大腹便便，她懷的是雙胞胎，才22周不到（足月40周）！

病房裏頓時一陣沉默，灰白的日光燈，反襯著主治醫生和護士們鐵青色的臉。我茫然地望著他們，不知所以然。

後來瞭解到，病人是位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才20歲，患的是鑷狀細胞性貧血，缺乏家人照顧，加上懷雙胞胎，病情加重，起床去洗手間時，突發血管栓塞，心博驟停，等護士發現已為時過晚。

產科學上，的確有“死後剖腹產”一說。即當母親因急症傷亡（比如車禍），短時間內，醫生有責任搶救胎兒的生命。可是，超過一定時間（通常是5分鐘限度），或者胎兒不足月，存活希望就很渺茫。

以後幾年，每每走過那間病房，我都會想起這段經歷。心想：若換種情形，當時那位母親還有救，卻因自己水準不夠，延誤了病情，不知該怎樣懊悔了。

人死如燈滅。初次上崗，就看到三條生命，瞬間煙飛雲散。歎息、震驚之餘，我明白了自己職業的性質，其實是每天在生與死之



間巡視。

住院醫第一天，教給我行醫生涯最重要一課：救人如救火，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告訴自己：四年時間足夠長，即使從零開始，只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就能學到關鍵時刻需要的真本事。

.....

會議後，竟碰到當年那位“豆腐西施”護士。她也一眼認出我，高興地打招呼：梅大夫好！現在工作怎樣？告訴你，下個月我就要退休，回家享受天倫之樂了。你呢，還打算幹多久？

我笑著回：恭喜你！大功告成。我還好，正在興頭上，離退休遠著呢。



“菜鳥”與“天鵝”



記得托爾斯泰說過：所有的人，都是黑白相間的花斑馬——好壞相間、好好壞壞。還有一句：天使是白色的，魔鬼是黑色的，人，都是灰色的。

住院醫幾年，與形形色色的男女醫生朝夕相處，使我對這些話深有體會。人在極度疲勞時，真性會流露無遺，和受教育程度無關。有時無意間一個眼神，可以灼傷敏感的心，而困難中一句溫馨的問候，會給人生存的希望，終生難忘。

我第一次值夜班，就有這樣的經歷。

那是上班的第一周，白天我從大學醫院病房忙完，匆匆趕去另一家醫院產科值夜班（我們那屆住院醫共招了八人，需要輪轉三家醫院）。醫院設在郊區，開車需45分鐘。當時沒導航儀，我迷了路，等到醫院，人們已經站在黑板前交接班了。

美國醫院的值班團隊是金字塔式結構。作為Intern（實習生）的我，還是只“菜鳥”，篤定要攬所有的“菜”活。其他人各就各位，通常是誰也顧不上幫誰的忙，有問題自行解決，實在沒辦法了才向Senior住院醫彙報。

當班的Senior住院醫是位美國生的印度女孩，名叫“拉蒂卡”。她模樣甜美，臉長、鼻長、睫毛長，頸項也細長，卻出了名的傲氣，對Intern尤其苛刻，人送外號“黑天鵝”。



黑天鵝見我來晚了，兩道柳葉眉擰成倒八字，嘴一撇：“你，就是那位來自中國的博士醫生吧。知道應該幾點鐘交班嗎？哼，快過來聽報告，今晚產房可全靠你~~~了。”這個“你”，她故意拖得長長地。

眾人朝我望過來，表情嚴肅，我恨不能變成一粒芥菜籽，落進地縫裏，可還是認真地聽完了報告。瞭解到共有五位待產婦，一籬筐的事情。拉蒂卡讓我把它們列出來，記在紙上，做完的在旁邊打個鉤。之後扔下我走了，我正式進入角色。

產婦兩小時體檢一次，跟進產程。胎兒心跳監護儀需持續觀察。急診病人來了會叫我去初診，還有病房……

最頭痛的是要把病歷、醫囑輸入電腦。此處電腦和學校系統不同，醫囑半天敲不進去，看看記事單上，仍有好多空白沒打鉤，我沮喪極了，仿佛有種洪水即將漫過頭頂的無助。那邊護士又跑過來喊：梅醫生，快去，3號床小孩頭要出來了！……

剛把3號床忙完，BB機呼呼響起，原來是新生兒病房，要我去做“包皮環切術”，說是明天小孩就要出院，今晚必須做完。

“包皮環切術”是新生兒最常見的手術，一般由婦產科醫生做。這種手術醫學上作用不大，因習慣或宗教緣故，美國約有50%的男嬰，生下來不由分說，要挨這一刀。

先不管此手術意義如何，我今晚必須得趕鴨子上架，可一例都沒見過，怎麼做呢？

我只好硬著頭皮向拉蒂卡求援。在後面休息室裏，找到了拉蒂卡，她正和二年級的住院醫吃飯，房間裏飄著泰國菜誘人的香味。我望望牆上的時鐘，已是夜裏12點，空蕩蕩的胃一陣泛酸。我對拉蒂卡小聲說：兒科那邊需要馬上做包皮環切，我沒啥經驗，你可不可以……先做個示範？

拉蒂卡用眼角斜了我一眼：拖到這麼晚，早幹什麼啦，佈置你的任務完成了多少？你先去把東西準備好，我吃完飯過去。



我沒敢告訴她自己的進展，想想說了會凶多吉少，不禁有些悲涼。去到新生兒手術房，見走廊裏，1、2、3、4、5，一溜擺了五座嬰兒箱，正此起彼伏地奏著黃河大合唱。心裏嘀咕：又不是中彩券，連這也要排隊。

護士和我把手術器械剛擺好，拉蒂卡邁著她的天鵝步徐徐走來。她從容地帶上無菌手套，一面講解，一面麻利地做著。五分鐘不到，手術順利完成。

然後，她把器械交給我：現在該你了。我接過來，開始很緊張，笨手笨腳地。本以為會挨訓，沒想到拉蒂卡很鎮靜，手把手教我，提醒我幾個要領，折騰半天，做好了第一例。

好在我學技術不算太慢，連做四例後，終於找到感覺。

呵呵，梅，住院醫中流行一句口頭語，叫 See one, Do one, Teach one。現在，你也能帶學生了！

拉蒂卡的臉上，頭一次多雲轉晴。我注意到，她笑起來，像印度電影裏的女明星。

回去的路上，拉蒂卡話多起來，向我透露：知道嗎，聽說你是系裏內招進來的，大家期望值很高。我當醫生的父親同你一樣，也是外國畢業生。你們必須付出更多，做得更好，才能證明自己的實力。像今天遲到這樣的低級錯誤，勸你以後少犯。

接著，拉蒂卡輕輕拍了拍我的肩：梅，晚飯還沒顧上吃吧？先去吃點兒東西，回頭有什麼搞不懂的，我幫你理一理。

這番話如雪中送炭，讓整個世界豁然亮起來。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嘩啦”湧上來，差點兒奪眶而出。原來，拉蒂卡這只“天鵝”一點兒也不黑。

在那個寂靜的午夜，時間仿佛停止了流動，不知從何處吹來一陣微風，我這名“菜鳥醫生”，頓感腳下輕盈許多，終於追上了前面拉蒂卡的天鵝步……



無腦兒的尊嚴



我的職業雖說是治病救人，但有些病是愛莫能助的。比如說 Anencephaly（先天無腦兒）。這樣的孩子早期大腦沒有發育，生下來就無法呼吸，心跳很快就停止了。搶救及手術都沒有作用。造成無腦兒的病因至今有爭議，可能的包括懷孕初期飲食缺乏葉酸，吃治癲癇的藥，基因變異等等。大多數人在懷孕20周前B超發現了這個問題，就人工流產了。但我曾經遇見過兩個先天無腦兒的病例，都是足月（40周）過後才生下來的。因為結果對比鮮明，至今印象頗深。

我還在一家大學醫院做住院醫的時候，一對從墨西哥偷渡來的年輕夫婦妻子懷孕到了42周才來看我們門診。因為是新病人，所以都要做B超。B超發現是先天無腦兒，我們找來西班牙語的翻譯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這對夫婦。因為是頭胎，孩子再大便不好順產，於是就推薦用藥物引產。這個引產過程有時會超過幾天。那個男人一聽這個消息，很不開心，拋下妻子就跑回墨西哥老家了。這個可憐的女子一直在我們產房待了3天，又用力推了3小時，終於才把孩子生下來。那天夜裏輪到我值班，等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幫她把孩子接出來，我是又累又有些難過。說實話，以前只在教科書上見過無腦兒，但親眼看到還是很震驚。一個畸形的小生命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了。孩子媽媽孤獨一人默默地流淚，我問她要不要看看孩子，她一個勁兒地搖頭，大概怕破壞自己心中的美好想像